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吴承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吴承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8929-0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风格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3104号

书 名: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

著作责任者: 吴承学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929-0/1·23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印刷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9印张 263千字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很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 21 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序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风格的理论批评,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代,批评者即注意以“体”、“体貌”这些相当于现代所谓风格、风貌的词语来指陈作家、作品以至一个时期的文学的风格特征。曹丕《典论·论文》把多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归纳为四种风格,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中评论建安七子的作品,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等,都是就风格立论。陆机《文赋》指出,文章的体貌千变万化,所谓“体有万殊”。他列举了十种重要文章体裁的风格特征,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语,为一般人所熟悉。

到南朝,关于风格的理论批评,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结前代文论、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书中有许多地方论述或涉及风格。书中《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四篇,是专门论述风格的。《体性》篇探讨文章体貌和作家才性的关系。它把文章分为典雅、远奥等八种体貌,指出文章的体貌,决定于作家的才气和学习,列举了贾谊、司马相如以至潘岳、陆机等十二位大作家,指出由于他们才气不同,因而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全篇对文章风格和作家个性修养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定势》篇把章表奏议等二十来种文章体裁归纳成典雅、清丽等六大类,较之《典论·论文》、《文赋》,持论更趋细密。《风骨》篇针对当时靡丽柔弱的文风,提倡文章应当写得爽朗刚健,即具有风骨。《通变》篇探讨历代文风变化,从上古到晋宋,由质趋华,风力(即风骨)日衰;主张折中今古,使文章有文有质,主旨与《风骨》篇提出的风骨与藻采兼备的观点互相呼应。此外,《时序》篇论述历代文学发展,很注意揭示各时期的文风特征。

如说东汉文章深受儒学影响,形成“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的文风;建安文学因社会动乱,“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东晋因玄学流行,文章“辞意夷泰”。分析都颇精辟中肯。在《辨骚》、《情采》、《物色》诸篇中,刘勰纵观历代文学发展,指出文章的两大源头,“六经”之文雅正,楚辞之文奇丽;后来汉赋以至晋宋文章,着重学习楚辞,日趋藻饰,形成不良文风。因此他大力提倡宗经,要求以学习“六经”雅正的文风为本,同时吸取楚辞的藻采,以期做到执正驭奇,使文风华实结合。由此可见,关于文学风格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不但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当时另一文论专著钟嵘的《诗品》,也着重从体貌风格方面考察和品评诗人。《诗品》在评论许多诗人时,常常注意揭示他们创作的风格特色,在这方面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成为《诗品》的主要构成部分。它常常指出某家之诗源出某家,也是根据对各家诗歌体貌进行分析和比较得来的论断。如评西晋张协诗曰:“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即是说张协诗具有华净、巧构形似之言的风格特征,而此种风格特征又渊源于王粲。钟嵘在《诗品》中根据对各个诗人作品体貌的分析、比较,把诗歌分为源出《国风》、源出《小雅》、源出《楚辞》三系。《国风》一系又分两支,《楚辞》一系又分三支。钟嵘在这方面的分析、论断不一定都正确,但他从体貌风格方面对前后许多诗人的渊源影响关系进行探索,重视诗歌流派的研究,开拓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风格批评和流派探索,构成了《诗品》一书的主要部分,由此也可见风格论在该书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有关风格的理论已经相当发达,归纳起来,大致有作家风格论、体裁和作品风格论、时代风格论、建立在风格分析基础上的文学流派论等诸种。此外,江淹的《杂体诗序》有曰:“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关西、邺下、河外、江南,分别指西汉、曹魏、西晋、东晋四个朝代,它们分别建都于不同地区。江淹的评论,既指不同的时代风格,也涉及地域,为后来地域风格论开了先河。至

唐初《隋书·文学传序》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不同有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地域风格论的色彩就更加明晰了。

唐宋元明清时代，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发展，除专著、论文外，还出现了诗话以及词话、曲话、选本、评点等多种样式。有关文学风格的批评，仍然分量很大，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在诗、词、散文批评中尤为显著。其情况纷繁，不能详述。但就其论述角度而言，大致上也不脱上述作家、体裁作品、时代、流派、地域诸种。举其著者，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大致描述不同类型诗歌的风格，属作品风格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分，论散文有阳刚、阴柔之别，则属流派风格论。由于有关文学风格的理论批评，材料众多，地位突出，因此，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但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也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包括作家、作品、流派等）增加认识和理解。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颇为重视，有关著作、论文发表很多，近十多年来更是如此。研究的领域在拓展，程度在深入，这是很可喜的。但对古代文学风格学这一重要课题，却显得注意不够。单篇论文固然也有不少，但大多数局限在个别文论家、文论篇章的小范围内，如对《文心雕龙·风骨篇》、刘勰风骨论的探讨。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是一本很有质量的专著，也仅就《文心雕龙》进行论述。我在前几年研究《文心雕龙》、《诗品》时，也颇注意两书中有关风格的言论，写了若干篇章，后来收入拙著《文心雕龙探索》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与杨明合著）两书中，也是局限在小范围内。

吴承学君这本著作，可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饶有意义。全书内容丰富，视野宽阔，涉及面颇广，举凡作家风格、体裁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流派风格等等，均有专题论述。在论述每一专题时，究源竟委，考察其渊源和历史演变，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他勤于学习，敏于思考，在搜集、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惬人心意。他还注意到学习、运用新的文艺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分析，因而使人感到不但材料相当充实，而且观点比较新颖。在我所看到的近年来青年同志所作

有关古代文学的论著中,这是一部很有质量的书。于今出版有日,为之欣喜。

承学此书是他于1987年至1990年在复旦大学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时所作的毕业论文。当此期间,不少学生忙于找寻较好的经济出路,学习情绪不安定,但他仍能专心钻研,甘于坐冷板凳,终于写出这部著作。韩愈曾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进学解》)又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答李翊书》)我很喜欢这两句话。承学在研究方面取得好成绩,使我更加相信这两句话包蕴着真理。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风格的理论批评资料异常丰富,承学此书的论述,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甚至有些较重要的理论批评,也会有所遗漏;书中某些论点,论证尚不够充分,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承学将本着孜孜不倦的精神继续探索,也期望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呼应和争鸣,使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的研究,今后更加深入发展。

王运熙

1991年12月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序	王运熙	(1)
第一章 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1)
一 人物品评与风格批评		(1)
二 “气”、“体”的发现		(4)
三 “气”、“体”的本质与特点		(8)
四 参照与比较		(11)
第二章 体与性		(15)
一 从情志论到体性论		(15)
二 才性与风格		(19)
三 “文如其人”辨析		(25)
第三章 人品与文品		(30)
一 人品文品说的历史发展		(30)
二 人品诸要素对艺术品格的影响		(35)
三 人品与文品的深层关系		(40)
四 对人品文品说的评价		(49)
第四章 文变与世情		(52)
一 时代治乱与文风		(53)
二 时代俗尚与文风		(58)
三 时代风格成因的复杂性		(61)
第五章 文风嬗变的内部规律		(65)
一 文风嬗变诠释模式及其哲学基础		(65)
二 文学内部的因革损益		(69)

三	文风演变的必然性	(73)
第六章	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	(80)
一	文体风格观念的起源	(81)
二	文体风格学的兴盛与完备	(85)
三	文体风格学的深化与论争	(90)
第七章	辨体与破体	(98)
一	文体总体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	(99)
二	破体与变体的趋势	(106)
三	契会相参 本采为地	(111)
第八章	文体品位与破体为文之通例	(115)
一	文体品位观和破体通例	(115)
二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	(119)
三	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	(123)
四	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	(126)
第九章	文体风格与语言形式	(133)
一	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	(134)
二	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	(146)
第十章	江山之助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理论	(151)
一	自然界留在精神上的印记	(152)
二	地域文化与人格塑造和创作	(157)
三	风土感召与风格创造	(161)
四	科学地评价地理环境的作用	(165)
第十一章	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169)
一	南北文风不同论发展概述	(170)
二	南派北派的美学内涵	(173)
三	文学上的南北宗	(176)
四	南北文风差异的成因	(179)

五 重北轻南的文化心理	(182)
第十二章 风格多样化与审美价值品位	(188)
一 风格多样化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特性	(188)
二 古人论风格的审美价值差异	(191)
三 风格审美品位的成因及研究意义	(196)
第十三章 风格类型与文学流派	(201)
一 古代的风格类型论概要	(201)
二 风格类型论和辩证观念	(205)
三 从类型到流派	(209)
四 流派的意义和流弊	(212)
第十四章 风格概念辨析	(216)
一 体 体制 大体 体势	(216)
二 格 风格	(219)
三 气 气格	(221)
四 气象	(223)
五 风骨	(224)
六 味 风味	(225)
七 品	(226)
第十五章 从“自然”看风格概念的历史性	(228)
一 自然观念的起源与六朝的自然观念	(228)
二 唐人的自然观念	(233)
三 宋人的自然观念	(236)
四 明清性灵派的自然观念	(239)
第十六章 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历史发展	(242)
一 先秦:风格批评与辩证观念	(242)
二 六朝:玄远超轶的形象化批评	(244)
三 唐代:批评的诗化	(247)
四 宋代:批评的世俗化和神秘化	(251)

五 明清:微观和理性的加强	(255)
第十七章 从风格品评看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	(260)
一 生命形式与艺术形式	(260)
二 直观神悟的方式	(265)
三 传统风格批评中的理性因素	(269)
本书各章节发表情况	(275)
征引书目	(276)
后 记	(288)

第一章

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文学风格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源远流长,丰富精微,且自成体系,与西方风格学相比,极其典型地呈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与理论风采。如果冷静地面对西方文论 20 世纪以来的风起云涌,我们尤其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还是一座尚待深入挖掘的宝山。下面试图对其形成过程加以考察,并由此讨论其理论特色。

一 人物品评与风格批评

中国古代的风格批评起源很早,在先秦诸子和经籍史传中已有大量对于文学艺术的批评材料,而且古代的文学艺术批评从一开始就以风格作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之一。但早期的风格批评尚缺乏系统性,而且早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主要是民间的与集体的创作,所以在批评上人们往往只强调风格与时代、地域的关系,尤其强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教状况对于艺术风格的决定作用。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就是从各地的社会状况和艺术风格的关系上来评论的。早期的风格批评,几乎集中于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至于创作主体的个性对风格的决定作用,人们尚没有明确意识到。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当时的文艺创作中,艺术的创作个性尚未凸显,虽有极个别的诗人已具有创作个性,但还没有引起批评家对个性的充分发现和重视。当然早期的文学批评也重视创作主体,但重视的主要是人品道德而不是创作个性。

魏晋时代,中国古代风格学初步形成。到了刘勰的时代,风格学已构成系统的理论。与西方风格学相比,中国古代风格学的形成和兴盛有非常独特的历史原因。如果说西方风格学起源于修辞学的话,中国古代风格学则是在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①一种完全非文学性的社会活动,导致了一场美学上的变革,这在世界各国的文学批评中,恐怕也是很罕见的。

汉代以察举纳士,选拔人才,人物品评已成为风气。但魏晋人物品评却从原先的政治、道德目的,变为对人物的才性与风神的鉴赏。由于儒教的衰落,人们更能突破传统教化的束缚,更为注重考核人物的精神和个性。“才性之辨”就是当时清谈的重要论题。魏晋人物品评有其特点,即是由人的形象风姿入手品评其神韵。魏初刘邵的《人物志》一书就“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②。此书以“九征”即人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来观人,“由形所显观心所蕴”^③,以人物的形象作为品评的对象,于是人物的品鉴就由实用转而趋向审美。

在《世说新语》中,人物品鉴艺术化倾向更是显而易见了,它对人物的品鉴已寓于对人物风姿的描写之中: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④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⑤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⑥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

① 人物品评盛于汉末魏晋,延至南朝而不绝,这里仅以魏晋为例。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人物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009页。

③ 汤用彤《读〈人物志〉》认为该书“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见氏著《魏晋玄学论稿》之《读〈人物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④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赏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

⑤ 《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赏誉》,第428页。

⑥ 同上书,第442页。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傴僂若玉山之将崩。”^①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人物描写和政治上或伦理上的实用目的并无关系。这些人物引起人们喜爱的原因主要不是他们的道德品质，而是其风姿神韵；而这种人物品评在当时之所以能耸动天下，甚至今日仍令人回味无穷，则主要是因为其品评的艺术化。

文学艺术与人物品鉴双向地互相影响。一方面是人物品鉴的艺术化使人物形象更具感染力；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则在方法、形式方面吸取了人物品鉴的精髓，从而显得玄远和简要。从形式上看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和人物品鉴非常相近，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把艺术形式拟人化的传统，批评家喜欢把艺术和人体视为“异质同构”，往往以人体结构来比拟艺术结构。刘勰说：“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②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③这里所言的“神明”、“骨髓”、“肌肤”、“声气”、“心肾”、“筋骨”等，显而易见是借人体概念来比拟艺术。至于文学批评上如形神、风骨、筋力、神韵等一系列美学概念，都是从人物品鉴移植而来的，从而赋予了艺术形式结构以人的生命。风格学上重要的概念“体”，望而可知是把艺术形态和结构的总貌用人体的比喻来表述的。既然人体与文体相似甚至相通，文学批评借用人物品鉴的方式也就十分自然了。

魏晋人物品鉴对于文学风格批评的影响大致有二。首先，魏晋人物品鉴以超实用的审美观念，观照人物的风神个性之美，重精神而略皮相，推及文学批评，则着眼点从作品的伦理教化内容转向文学的个性精神，从而自觉地把风格美作为批评的主要对象。如《诗品》对作品风格的把握已达到妙入精微的境界。如评以清刚、沉郁、繁密、自然、温丽、凄怆、清

① 《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容止》，第607页。

② 《文心雕龙义证》，第1593页。

③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四《文章》，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67页。